

新學制適用

新小學教科書

國語讀本

高級第三冊

中華書局出版



唱得不錯！

玉兒唱：「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玉兒的媽，走進屋來，說：「玉兒你唱的甚麼歌，唱得不錯！」小朋友！這種好聽的詩歌，中華書局很多！請看左邊的目錄！

歌	詩	的	看	友	朋	小
學	釋	座	胡	釋	釋	釋
詩	詩	寄	寄	唐	詩	歌
入	歌	兒	兒	詩	歌	易
門	發	歌	歌	易	讀	讀
	蒙			讀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一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116
G624.2
262



3 2174 1861 9

1 新 小 學 高 級 國 語 讀 本

新 小 學 教 科 書 國 語 讀 本 高 級 第 三 冊

目 次

一	天明了.....	一
二	覺悟.....	二
三	王冕.....	五
四	魯濱孫漂流記.....	八
五	空中國.....	一三
六	小兒乘輕氣球.....	一六
七	拯溺之少年.....	一九
八	顧老頭子.....	二二
九	車中之難.....	二七
一〇	美國之幼女.....	三二
一一	木蘭詩.....	三五
一二	曹孝子尋親記.....	三七

頁 數

一三	儒家語錄一則.....	二八
一四	禪門語錄一則.....	三八
一五	思想解放.....	三九
一六	亞歷山大.....	四一
一七	喜馬拉亞山之偉觀.....	四四
一八	口技.....	四五
一九	大力士.....	四七
二〇	鴻門之會.....	四八
二一	最後一課.....	五一
二二	甘地.....	五八
二三	我們的責任.....	六三
二四	羅敷.....	六五
二五	上山採藤蕪.....	六七
二六	石壕吏.....	六七

一天明了

暮色漸漸濃了。——淺灰，深灰，以至於黑。地球上的動物，做了一天的工作，都忙着休息了。一羣一羣的烏鴉，鼓着兩翅，刮刮的叫着，飛向林中歇宿。夜深了，他們都睡熟了。有的還在那裏做夢，——夢見肥美新鮮的食物，夢見與同類爭鬪，夢見被小兒追逐，夢見與鸞鷹搏戰。

一輪明月，由東方慢騰騰的升上來。到了中天，掩映他的雲漸漸的散了，大地上承受着一片光明，變成了水晶世界。林中有隻小鴉，一覺醒來，猛見白光照眼，便伸頸叫道：『天明了！不早了！大家起來罷！』

許多小鴉，被他一叫，都由夢中驚醒，飛的，鳴的，鬧個不休。卻有幾隻老鴉，依舊將嘴插在翅裏，安安穩穩的睡着。

有些好事的小鴉，向他們喊道：『喂！醒醒罷！天明了！』老鴉們眼也不睜一睜，懶懶的道：『孩子們，忙甚麼？時候早着呢！還是睡的好。』

小鴉們喚他們不動，亂嚷了一陣，沒精打采的，不久也就睡了。四下裏依然靜悄悄的，那輪明月還是慢騰騰的向西走過去。

月光漸漸淡了，一片晨光，從地平線下照到那林梢上的鳥巢。烏鴉們一羣羣的出了巢，那些老成持重的老鴉，才跟着大家飛起來，還對那些小鴉說道：『這才是天明了呢！』

二 覺悟

從前有一個名醫，技術高妙，不但能診斷身體上的疾病，就是精神方面的痛苦，也能醫治。一天，來了一個神情頹廢，容色慘沮的少年，求他診治。

少年說：『先生，我是個抑鬱不得志的人。從今以後，萬事全休了。假使我有充足的金錢，或有強大的權力，我也許能成就些事業，照我現在這種情形，我將終身困窮了。』

那醫生朝他望了一望，問他道：『你不是很健全的麼？』

『健全的。』

『你的五官，不是都沒有損傷麼？』

『沒有損傷。』

『照你這樣的體力心思，能穀做普通的工作麼？』

『大概是能穀的。』

那醫生略停片刻，又問他道：『現在我要伴你參觀幾處地方，你願去麼？』

少年允諾了。醫生就領着他，到三個殘廢收養所去。

在第一處，醫生指給他看：一個患脊骨病的女子，正在縫紉，面上露着笑容。

在第二處，醫生指給他看：一個盲目的小孩子，照着極複雜的花樣織一條華麗的毯子，也微微的露着笑容。凡是這收養所裏的瞎子，都現出很愉快的樣子，各做各的工作。

在第三個收養所裏，少年看見一個截斷右腳的人，在那裏很敏活的排字。其他病人，一個個也都微笑着工作。

參觀既畢，醫生勉勵少年道：『朋友，像你那樣身心健全的人，卻甘心暴棄，徒怨困窮，以爲無可奈何，你自己不覺得可

「恥麼？你可知道，你剛才看見的那班殘廢的人，怎麼倒能很愉快的作工呢？……我勸你莫怕辛苦，莫怨困窮，快快挺起脊梁來，微笑着作工罷！」

少年如夢初醒，從此便勇往直前，去幹他的事業了。

三 王冕

王冕已是十歲了，母親喚他到面前說道：「兒啊！不是我有心要耽誤你；只因你父親死後，我一個寡婦人家，年歲不好，柴米又貴，這幾件舊衣服，和些舊傢伙都當了賣了，只靠着我做些針線生活賺來的錢，如何供得你讀書？如今沒奈何把你薦在隔壁人家放牛，每月可得幾分銀子，你又有現成飯吃，只在明日就要去了。」王冕道：「娘說的是，我在學堂裏坐着心裏也悶，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讀書，依舊可以

帶幾本去讀的。」

第二日，母親同他到隔壁秦家。秦老留着吃了早飯，牽出一頭水牛來交與王冕，指着門外道：「就在我這大門過去一箭之地，便是七泖湖，湖邊長着一帶綠草，又有幾十棵合抱的垂楊樹，十分陰涼，各家放牛都在那裏，牛要是渴了，就在湖邊飲水。小廝，你只在這一帶頑耍，不必遠去；我老漢每日兩餐小菜飯，是不少的，早上還折兩個錢與你買點心吃。只是凡事勤謹些，休嫌怠慢！」他母親謝了擾回去。王冕送出門來，母親替他理理衣服，囑咐道：「你在此須要小心，休惹人說不是，早出晚歸，免我懸望！」說罷，含淚去了。

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每日黃昏回家跟着母親歇宿。或遇秦家煮些醃魚臘肉給他吃，他便拿塊荷葉包了帶回家。

來，孝敬母親。每日點心錢也不用掉，聚到一兩個月，儉空走到村學堂裏，遇見那闖學堂的書客，就買幾本舊書，逐日把牛拴了，坐在柳陰樹下看。

彈指過了數年，王冕看書心下也着實明白了。那日正是黃梅時節，天氣煩悶，王冕放牛倦了，在綠草地上坐着。須臾，濃雲密布，下了一陣大雨。雨過了，那鑲着白邊緣的黑雲漸次散去，透出一派斜陽，照耀得滿湖都呈異彩。湖上的山，青一塊，紫一塊，綠一塊；芳草綠陰，經水洗過一番，尤其鮮嫩可愛。湖裏有十來枝荷花，含苞待放，荷葉上剩下的水珠，回旋閃爍，彷彿碧玉盤裏盛着明珠一般。王冕看了一回，心裏想道：「古人說，「人在畫圖中」，確是此情此景了。可惜我不會作畫，別說畫那遠山近水，就把這荷花畫他幾枝，也覺有趣。雖然，天下那有個

學不會的事！我何不自畫幾枝試試呢？」

自此聚的錢不買書了，託人向城裏買些胭脂、鉛粉之類，學畫荷花。初時畫得不好，畫到三個月之後，那荷花精神、顏色，無一不像。——像是湖裏長的，只多着一張紙；又像才從湖裏摘下來貼在紙上的。鄉間人見他畫得好，也有拿錢來買的。王冕得了錢，便買些東西孝養母親。

四 魯濱孫漂流記

假設有一個人，脫離社會，跑到荒寂無人的地方，衣、食、住，一無憑藉，誰還相信他能生存着，更不論那生存年限的短長了；可是竟有一個人在一座遠隔重洋的荒島上，辛苦經營，生存了二十八年之久。這人是誰？便是中外聞名的魯濱孫。

魯濱孫從小就喜歡航海探險，家中雖有遺產，卻都棄而

不顧。十九歲時，就在船上當水手，漂洋過海，毫不畏怯。

有一次，他從巴西乘船到幾內亞去，中途遇了絕大的颶風，把船打破了。同行的十四人，一個個都葬在水裏，只有魯濱孫被幾個大浪衝到靠近的一個小島上。

魯濱孫一見四周都是茫茫大海，自知身入絕境，不覺悲從中來，看看天色已漸昏黑，又怕有猛獸和野人出來害他，便藏在樹林深處，暫宿一宵。

第二天，他到海邊上張望，看見他的船，正擱在離岸不遠的沙灘上。他泅過去看時，船雖破了，器物還沒有損壞。他便用木板編成一個木排，將那些衣服、食物、槍械、彈藥，以及刀、鋸、斧、鑿、帆布、藤繩等物，搬在排上；又尋出一枝破槳，慢慢的划近岸來。

魯濱孫用木板搭成一所房屋，作爲安身之處。但這所房屋，下有溼氣蒸着，上有烈日曬着，並且無險可恃，不能抵禦猛獸和野人。不久，他搬到一個山洞裏住着。在洞口張起一個布幕，幕外釘了一排木樁，把鐵索縱橫交錯的纏在木樁上，圍住洞口。又在山洞裏掘成一間地室，將所有雜物，都收藏起來。

不多時，他帶來的食料吃完了，於是不得不從事於「畝獵生活」。他又把捉來的山羊豢養着，使他們蕃殖，這便是他的「畜牧生活」。有一天，他看見地上萬起許多麥芽，大喜欲狂。後來才悟到是他拋棄的種子所生，從此便又從事於「耕種生活」。

耕地要用犁，耘草要用鋤；他便把堅木削成犁和鋤。麥已收穫，非臼不能去殼，非磨不能成粉，非篩不能除糠，要製成麪

包，又非鍋鏟。不行；他於是剝木爲白，鑿石爲磨，用領巾做篩，用泥燒成瓦鍋，塑成火鏟。他衣服鞋襪壞了，便用羊皮製成新的；夜間沒有燈，便用羊脂製成燭；出門不耐烈日，便用羊皮製成了一把傘。

魯濱孫有時想航海，便又不得不造船。他選了一棵極高大的樹，把他鋸斷，已費了一個月的光陰；又過了三個月，才把他做成船，但是笨重不堪，無法推他入水。後來又費了許多工夫，另造一隻小船，再在地上挖了一條小河，把船送進海中。

那時，魯濱孫時而建築，時而畋獵，時而畜牧，時而耕種，時而磨麪，時而縫衣，時而製燭，造傘，伐木，造船……：凡人生日用必需的工作，幾乎無不躬親嘗試，辛苦勞頓，達於極點。

有一天，他遠遠看見來了三十幾個野人，圍在一處架薪

燃火，旁邊躺着兩個人，像是待死的囚徒。一會兒，大家把一個人撕碎，又在火上燒着吃，看看要輪到第二人了。那人忽然乘其不備，飛也似的跑向他前面來。這時魯濱孫激於義憤，想救那人。只見那人後面有兩個野人追着他，他便趕上去把爲首的一槍轟死，接連一槍，又轟倒了第二個。其餘的野人，看見追的人不回去，都漸漸散了。

魯濱孫既救出這人，便教他學英語，教他學放槍和各種工作。這人勇敢有力，矯捷善戰。後來野人又來喫人，他幫助魯濱孫殺死許多野人，救出兩個人來，可巧這兩個人中，有一個就是他的父親。從此以後，魯濱孫和三個僕人，種麥，牧羊，縫衣，製器，不像從前的寂寞了。

魯濱孫在島上二十八年，辛苦經營，所得成績，很可自慰。

已不作歸國之想。有一天，忽然來了一隻英國船，他乘船歸國，竟得生還故土。這時他的父母都已去世，鄰里故舊，大半不認識他，原來他去國已經三十五年了。

五 空中國

華同睡着，見一老人，身高八尺，鬚長過胸，不知爲誰，慌忙起來請教。那老人道：「我是特來約你遊空中國的。」說罷，拉着他一同出門，走進了停着的一輛飛車。他讓華同坐左邊，自己在右邊司機。老人把機一撥，只一陣響，那飛車便在地上打了幾個回旋，一溜烟飛上天去。華同伸頭俯視時，那些房屋已和玩具差不多大小了。

在空中行了許久，遠遠望見幾座山頭，山頭和山頭之間，架着一丈多粗的大圓筒，圓筒下面，吊着許多鳥籠。老人說道：

「這就是我們住的空中中國了。吊着的便是些房屋。我們的飲料，都從這管子裏通來。這管子是鋼做的，裏面都塗了鏤。」華同心裏暗想：「這真奇怪了。我從沒看見房屋吊在半空中，也沒看見人住在鳥籠裏。」正想着，那飛車走近了一座山頭，漸漸的緩下來。那山上豎着一個絕高的鐵架，老人指着說道：「這是一座無線電臺，是和金星、水星通訊用的。」

飛車沿着鋼管走着，華同才看出吊着的確是些房屋。老人指着一所很大的房屋道：「這是國務院。我們國裏每十萬人舉出一個代表，主持國政。——現在共有代表五百五十人。這五百五十人負立法的責任，和貴國國會議員差不多。並且由他們公舉七人爲委員，負行政的責任，又和貴國國務員相類。至於一國的領袖，不是皇帝，也不是總統，是七個委員互選

出來的委員長。我國的政務並不簡單，執政的人都非常辛苦，可是無論委員長、委員、代表，除掉由選舉他的區域供給他衣食、住而外，不取公家一文錢。所以開國幾十年來，絕未聽說有競爭選舉、作偽舞弊的事……我們孤懸在空中，不和別國交涉，用不着什麼軍備。那些槍、礮、炸彈，我們簡直一輩子不會看見。

正說着，飛車已過了國務院，走近一座白石砌成的房屋。老人說這是學務院——全國培植人才之所。把飛車停了。和他進去參觀。喝！這個鳥籠真不小。裏面有大學，有中學，有小學。上課下課的學生，來來往往，和熱鬧的市場差不多。校中的設備，華同大半不認識。

老人帶着華同遊覽了許多地方，最後到了他自己家裏。

老人把電鈴一按，只見門一開，裏面走出一位年老婦人。老人告訴華同說：「這位就是老妻。」大家走進屋裏，婦人順手在牆上按了幾下，立刻鑽出了一個抽屜，盛着三杯清水，三碟熱烘烘的點心。他拿着遞給華同，說道：「我們國裏科學發達，生活上一切都很便利，這些東西，別處人看了以爲稀奇，在我們卻是極尋常的事。」

華同喝清水，喫點心，正得意間，忽然手一滑，杯子掉在地上，打的粉碎，嚇出一身冷汗。睜眼看時，只見一盞半明半滅的燈，照着自己臥房的四壁。那燈吸不着油，只吱吱的響，好像說：「何不再玩一會兒？」

六 小兒乘輕氣球

有攜小兒三人觀乘輕氣球者。毳下懸一籃，一人坐其中，

籃下有繩，繩垂於地，另有一人司之。球凌空上升，三小兒見之，皆驚悸，憂其墜落。既而見凌空之人，徐徐過屋脊，縱目四顧，怡然自樂。久之，始以手勢示地上司球之人，收其繩，從容而下，一無所窘。三小兒乃亦欲乘此球，請於父，父允之。——三小兒者，長爲女，十歲；次男，七歲；又次女，五歲。

三小兒登球，球漸上升，繩將盡，忽爲風所撼，遂斷。一瞬間，氣球已飛升雲際。球中長女，急引首下視，知繩斷球飛，但見其父及餘衆，張吻呼噪，驚惶失措之狀而已。

七歲之男，五歲之女，暈極而仆。長女稍鎮靜，擁抱其弟妹，然亦悲不能止。時風大作，竹籃動搖頗厲，幾欲傾覆，三人乃相抱而哭。五歲之女，猶張吻呼母不已。

夕陽既沒，風亦漸止。時球已騰出雲表，頭上見星光。幼女

乃不復哭。七歲之童，悸亦漸定。長女出其囊中之餅分飼之。幼女忽呼曰：『吾輩將引球就星，摘星與吾母矣！』兄曰：『此安能！吾不復見吾親矣。』幼女應聲而哭。

長女則慰之曰：『明日氣球當墜地，即去家遠，問途於人，亦得歸就父母，汝勿哭也！』妹乃止哭。女遂以衣擁弟妹枕藉而寢。弟妹皆酣眠。女念父母驟失三兒，方奇痛，此球又不知何時始墜落，更不知落於何處，悲慟不已。久之，始寐。

次晨，女醒，陽光直射氣球，而弟妹猶安臥。女俯首下視，則驚悸亡魂，蓋大陸爲雲蔽，已不可見矣。

女仰見球之中央，有繩下垂，不知何用。試挽之，忽昏黑似入濃雲中，即頂上之球，亦不可見。女大駭，急釋手，不敢動。

俄悟球入雲中，乃下墜也。倘更挽繩，當至地矣。因取繩復

挽之，球果徐徐下墜。及更俯視，則山水村落，歷歷可睹，非復前此之模糊矣，大喜過望。

球行近村落，村人喧嘩如沸，仰視此球，相隨而走。女自念球果落是村中，吾三人生矣。乃呼弟妹而告之。弟妹大喜，幾欲脫籃而下，籃大動搖，女復大駭，急止之。

已而球向田間降落，稻軟如氈，三小兒皆無恙，乃以其姓名住址告村人，村人遂電告其父母。久之，其父母乘汽車至，相見大喜，徧謝村人，率三小兒而去。

七 拯溺之少年

某日，美國佛奇尼亞州北部某樹林中，圍聚着一隊測量員，他們喫過午飯，正在休息。——有躺在草地上的，有坐在樹根上的，有隨意散步的。其中有一少年，年僅十四歲，卻長得軀

幹高大，體格強健，看去已和成人差不多了。

那時忽然聽得一種悲慘而銳利的婦人叫喊聲，連續不斷的順風吹來，衆人辨明方向，一齊奔出樹林去尋找，他們遠遠望見河邊空地上有兩間矮小的茅舍，趕上去看時，只見有兩個測量員緊緊的拖住一個婦人，那婦人眼淚汪汪的，望着水裏將沈未沈的小孩，彎着身子要向下跳，口裏不住的喊道：「我的兒呀！我的兒呀！……」

那小孩一直向下沈，當初兩手還掙扎，一會兒手也不動了，頭也快不見了。無情的水，絕不注意他母親的哭聲，把他越捲越深，越送越遠。婦人力竭聲嘶，嚷也嚷不動了。那時圍在岸上的測量員，都替他焦急，一個個想下水去救這可憐的小孩。但是看見河中犬牙似的石塊，密密的排着，猛烈的流水衝過

來，便激成一片浪花，卻又縮頭吐舌，不敢嘗試。

忽然砰的一聲，從人叢中跳下一個人去，一瞬間，連影兒也不見了。衆人正駭異時，那人忽浮出水來，才看出他就是那十四歲的活潑少年。那少年在水裏被急流衝撞，忽東忽西，好似波心的一片落葉。他們都替他捏着一把冷汗，他卻毫不介意，一直向那小孩泅過去，看看泅近了，——相去不過七八尺——少年正想上前去一把揪住他，不料旋渦一捲，又把他們衝開。這樣接連三次，都是功敗垂成。但是少年仍竭力奮鬪，末後一次，小孩的衣服竟被他撈着了。那時岸上的人，不禁齊聲喝采，一會兒，喝采的聲音忽然沈寂，——他們又被一個大浪打沈下去了。

不久，少年竟浮了起來，一手抱小孩，一手划水；正在危險

之時，岸上的人放下了一條繩子，給他抓着。於是在衆人的歡呼拍手聲中，這急公好義的少年，和那一息僅存的小孩，一同登岸了。當大家迎上來慰問的時候，只聽得有人叫道：『畢竟華盛頓是個英雄！』

八 顧老頭子

顧老頭子，住在鵝溪村梢頭。他的年紀大概有七十多歲了。他從別處搬到鵝溪來的時候，只有一個大肚的兒媳婦。不到半年，他的兒媳婦生了一個小孩子；纔滿月，兒媳婦便死了。顧老頭子因此雇了一個啞乳母，乳養他的孫兒。他每天清晨，必定抱他孫兒出來到河沿上立一陣，一老，一小，臉上各有不同的紅色，映着早晨的天光，水光，別有一種人生的樂趣。

鵝溪本來是一座小村子，全村不上百戶人家。這些人家，

都是種租田或做短工過活的。自從顧老頭子搬到鵝溪兩年後，這些窮人家，每逢過年過節，都增進不少的快樂。因為他們到了年關，節關，總要被鎮上那些小商店逼帳，顧老頭子常常揀那十分爲難的人家，周濟些；所以村上窮得沒路走的人家，也都過得去。他又常常替村上的人排解些偷雞盜狗的小口舌。村上的人，本來就不討厭這沈默和藹的老頭子，從此更覺得他慈祥可愛，無論老少，都叫他一聲顧老先生，表示敬愛他的意思。

鵝溪離鎮上雖只有兩里多路，但這條路很崎嶇狹小，不便行走。路上還有三座橋，都快要坍塌了。因為村裏的人窮，也沒人提議修理。有一天，顧老頭子隔壁住的李嫂子，忽然號咷痛哭，哭向上鎮的那條路上去了。一霎時，顧老頭子的門口，圍

聚了好多人，大衆指手畫腳的說李嫂子的兒子怎麼拿着一
細布，怎麼朝鎮上走，怎麼踏着橋上一塊蹊蹺石板，怎麼翻落
水中，阿二怎麼喊，阿三怎麼趕上去，阿大在對岸怎麼跳下水
車撐船去救，阿狗怎麼跳下水去，怎麼把他撈起來，七嘴八舌，
嚷個不休。話沒說完，只見一個很壯健的男子，倒背着一個面
色慘白、浸透過水的少年，飛跑過來，氣喘喘的說道：『不行了！
不行了！』背後緊跟着的，便是李嫂子，披頭散髮，且哭且說，才
知道他們母子倆種了人家八畝租田，因爲人手太少，舊年收
成減色，還欠八斗尾租，約定做出布來還錢的。今天正是約定
的日子，所以清晨叫他的兒子拿布到鎮上去賣，不幸遭了這
場大難。那時地上躺着一個死屍，旁邊坐着一個婦人，搶地呼
天的哭着，四面緊緊圍着的人牆裏，只發出些咨嗟嘆息的聲

音，一個個都是「愛莫能助。」

在這一個悲慘的環境裏，忽然聽見有人唉的一聲，嘆了一口長氣。大眾尋着歎聲起處，正是從來沒聽見歎過氣的顧老頭子發的。大眾頓時沈默下來，只見顧老頭子現出從來不現的青黃臉色，射出銳利的目光，從鬚鬚裏面輕輕的發出三個字：「算我的。」於是大眾又嚷起來，「棺材」「租錢」「好事」「緣分」……一大片紛亂口號當中，又有李嫂子哭着：「我人都沒有了，還管什麼！」

顧老頭子從這件事發生後，愈加沈默了。有一天從鎮上茶館裏吃茶回來，態度似乎很高興的。村上的人每天遇見顧老頭子，總喜歡迎上去叫他一聲，這天見他高興，大眾也覺得和他更親切些。顧老頭子卻又沈默下來，一直回家去了。

這一夜，他家裏來了一個遊方的和尚。顧老頭子問和尚道：「兄弟，這四年來你幹些什麼？」和尚說：「四哥，說起來真慚愧，我想做一番大功德，總做不成。無非東一鱗，西一爪，零零碎碎做些罷了。」顧老頭子說：「做事只要有益於人羣，能大，固然好；就不能大，又何妨？我們做事，做一點，算一點；做了一點，就是一點。我們所做的成績，本不是要史官記載，名人筆錄的。」和尚聽了點點頭。他又接着說：「兄弟，如果你願做一兩樁積極的事，金錢倒不是難事。你只要——你只要出去募化就行了。」和尚說：「這好極了！但是做什麼事呢？」顧老頭子說：「要做的儘多着，我們從鵝溪到鎮上的橋和路，就是該修理的。前幾天，隔壁李嫂子的兒子，是個很能幹，有勇氣的一個少年，只因這橋不好走，一失足掉下水去，竟淹死了。可憐那李嫂

子哭得死去活來……我已經估計過了。大約要九千多塊錢。你如果獨自募化不了，我也可以幫忙的。」和尚聽了，着實憐憫李嫂子，臉上露出很堅決的樣子，立起來只說了一聲「好，」拱一拱手，便走了。

不過半年，鵝溪村到鎮上的路，修得很平整了。大家傳說是一個苦修的和尚募化了錢來修築的。當時鎮上有兩個富翁失了竊，偷去的東西，可值兩萬塊錢。大家都紛紛議論道：「這筆錢要是拿來修路豈不好？」

九 車中之難

有一個測量師，在一塊曠野的地方，想雇一輛馬車，趕到他的目的地去。可是連人影兒也不見一個。後來好不容易遇着一個車夫，一臉的麻子，身上穿的是破衣服，腳下着了一雙草

鞋，他只好雇了他的車。

測量師上了車，車夫拿起鞭來就趕馬向前走。其時已是黃昏了，四下裏一看，只是一片暗灰色的平原，好不荒涼！好不冷靜！

『何等荒涼呀！』測量師心中想道。『這裏假使遇着了強盜，我喊也沒人聽見；要是被他殺害了，誰也找不到我的屍首。加之這個車夫，對他的面孔一望，就要嚇掉魂，——一個鼻子突起的好高，和野獸的鼻子差不多，——真正可怕得很！』

測量師問他道：『好朋友，你的名字叫什麼？』

車夫說：『我叫柳阿金。』

測量師說：『這塊地方真冷靜，該沒有危險麼？』

車夫說：『該沒有危險。』

測量師誑他道：「這卻是我很希望的……唉！朋友就有危險，我也不怕。我隨身帶着三枝手槍，一枝槍可以抵當十個強盜。」

天已黑透了，這馬車忽然軋軋的響，轉向左邊，好像是向反對的方向走去。

測量師說：「朋友！這裏真沒有危險麼？那麼真可謂失望了！我很想和強盜決鬪決鬪。你對我看！人家看我這樣瘦弱，以為是可以欺侮的。唉！那裏曉得我的氣力比牛還大，有一回我遇着三個強盜——你猜怎麼樣？有一個被我一拳就打死，其餘兩個都被我捉到官廳裏去了。」

車夫聽了這些話，回轉頭來斜着眼對他望了一望，依然趕他的馬。

測量師又說：「你拖到那裏去！你到底把我拖到那裏去！」

測量師暗想道：「真的！——我爲什麼這樣怕？豈不被他看出破綻來。他對我很注意。咳！他爲什麼這樣留心我呢？——他一定是要算計我。——他起初走得很慢，現在爲什麼這樣快呢？一定是個強盜。」

「朋友！你爲什麼把馬趕得這樣快？」他又說。

車夫說：「我並沒有趕他，是隨他自己走的。」

測量師說：「你誑我！你這惡漢！我勸你聽我的話，慢慢走！慢慢走！……停住！你不聽麼？」

車夫回轉頭來注視着測量師，說道：「爲什麼？」

測量師說：「你呆呆的瞧着我幹什麼呀？唉！不要瞧我，我

臉上沒有什麼可瞧；但是我的手槍是可瞧的。你要瞧，我就給你瞧！」

測量師一面說，一面伸手向口袋裏亂掏。好像是真有手槍的樣子。

車夫嚇慌了，不由得連人和車一齊倒了下來。車夫連忙向深草叢中鑽進去了。

那時曠野中除掉一陣陣的樹枝的搖曳聲而外，沒有別的聲音。測量師四顧茫然，好不淒清！他想到：「唉！他跑了，膽子真小，真是個蠢才！但是我怎樣辦呢？」

「柳阿金呀！柳阿金！柳阿金！我的親愛的柳阿金呀！我的頂親愛的柳阿金呀！你到那裏去了呀？」

他足足喊了兩個鐘頭，聲音也喊嘶了，總沒有人答應。正

要預備在這裏過夜，忽然一陣寒風，隨帶着一縷纏綿的喘息聲，送到他的耳邊。他連忙說道：「是你麼？我親愛的柳阿金呀！快來快來！我們繼續前進罷！」

車夫低聲答道：「我，我，我怕你殺我呀！」

測量師說：「唉！我是誑你的。我親愛的柳阿金呀！我並沒有手槍，我是假裝的。唉！我們走罷！」

一〇 美國之幼女

美國謀獨立與英國戰爭之時，居近費城之某農家，有幼女名安蕾者，其父與兄均從大將華盛頓出戰，獨與其母居守田園。英軍至費城，兵士四出劫掠，一日，有兵士至安蕾家，奪其牛而去。女竭力哀求，兵士不少聽。

女怒，亟趨馬廄，乘駒出，盡力奔馳，赴訴於英軍大將康衛

立。大將司令部前之守兵，見女馳馬至，疑必來告重要消息者。縱之入。於是安蕾乃得見將軍於食次。

將軍問曰：『女郎來此何求？』

女曰：『將軍，我求牛耳。汝之兵奪吾牛，我來取之。將軍，汝必返吾牛！』

將軍柔聲問曰：『女郎，汝何名，汝家何在？』

『我名安蕾，吾家去此三里而遙。將軍，汝曾見吾牛否？』

『安蕾，汝有父兄乎？』

『有父與兄，均在軍中。』

『在何軍中？』

『謹告將軍，在美國革命軍中。』

於是將軍怒曰：『嚇！革命軍是叛徒也！』

女應之曰：「誠然。吾輩之居此者，皆革命軍也。」

「然則汝亦一叛徒矣。」

「誠然！吾生而爲叛徒。」

將軍厲聲告女曰：「小叛徒！汝知之乎？我輩爲擊叛徒而來也！」

女從容答曰：「然！但將軍之率兵來此，豈與美國小女子戰乎？」既而亦作色言曰：「將軍！我親畜是牛，牛固屬於我。設我爲汝，我決不欲盜汝之牛也！」

將軍語塞，乃曰：「吾兵士果取汝牛，明晨必返汝。」語畢，解所佩銀鈕一雙贈女，以爲紀念。

女既出，將軍顧謂屬官曰：「諸君，區區弱女子猶勇敢至此，欲此邦之不獲自由，豈可得乎？」

翌晨，將軍不爽約，安蓄之牛，果宴然歸臥於其欄內矣。

一一 木蘭詩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

「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

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

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

* * * * *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

朝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

水鳴濺濺。

朝辭黃河去，暮宿黑水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

騎聲噉噉。

※ ※ ※ ※ ※ ※ ※

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

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

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

可汗問所欲。

「木蘭不用尙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

※ ※ ※ ※ ※ ※ ※

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

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

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

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惶：

『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

『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一一一 曹孝子尋親記

曹孝子，名美謹。母孕時，父旅行於外，歷十餘年不歸，亦無音信。孝子年十四，見鄰兒掃父墓，問其母曰：『吾父何在？』母泣告之。孝子即流涕欲尋父，母憐其幼，阻之。孝子終不聽。一日，哭別其母，拜而行。母恐其不遇父，又念其衣薄而糧寡，持之哭。孝子跪曰：『兒雖幼，然頗善步行。年日長，力將日增；東西南北，何往不可？母能自活，兒可無慮。兒之歸，必與父偕矣。』

於是孝子短衣草履，負薄裝，步行至金陵，復走淮揚，均無

音信。孝子又渡黃河，過濟南。時費用已盡，每日僅得一食，夜投逆旅，而逆旅無容之者。孝子乃坐臥霜雪中，淚枯津竭，終不知何時得見父也。

孝子復北上至河間。一日，遇雨，叩土屋，欲避焉。屋中有人聚徒教授，聞其操鄉音，驚問之。孝子告以爲尋父至此，問里居姓氏，則授徒者卽其父也。於是父子相抱哭，見者感其孝，多贈以錢。孝子乃偕父而歸。後二十餘年，父乃歿。

一三 儒家語錄一則

某爲孝廉時，里人有跪訴者，去不多時，某特追還，爲下一跪。里人駭問何故，曰：「頃汝下跪，我立而扶之，想來終覺不安，故以一跪還汝，私心便覺得安耳。」

一四 禪門語錄一則

許多人衆，坐於屋中，歎：「一外人，德行極好，唯有二過：一者喜嘔，二者作事倉卒。」爾時此人適在門外，聞作是語，便生嘔恚，卽入其屋，擒彼道已過惡之人，以手打撲。旁人問言：「何故打也？」其人答言：「我曾何時，喜嘔倉卒？而此人者，道我恆喜嘔恚，作事倉卒，是故打之。」旁人語言：「汝今喜嘔倉卒之相，卽時現驗，云何諱之？」

人說過惡而起怨責，深爲衆人怪其愚惑，譬如世間飲酒之夫，耽荒酌酒，作諸放逸，見人呵責，反生怒恨。若此愚人，諱聞己過，見人道說，反欲打撲之。

一五 思想解放

無論甚麼人，向我說甚麼道理，我總要窮源竟委，想過一番，求出個「真知灼見」。當運用思想時，絕不許有絲毫先入

爲主的意見，束縛自己，須得空空洞洞，如明鏡照物。經此一想，覺得對，我便信從；覺得不對，我便反抗。

「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這是一句極無聊的話。聖人做學問，便不是如此。孔子教人「擇善而從。」不經一番「擇」，何由知得他是「善？」只這個「擇」字，便是思想解放的途徑。

歐洲現代文化，不論物質方面，精神方面，都是從「自由批評」產生出來。對於在社會上有力量的學說，不管出自何人，或今，或古，總許人憑自己見地所及，痛下批評。批評豈必盡當！然而必經過一番審擇，才得有這批評，這便開了自己思想解放的路。因這批評又引起別人的審擇，這便開了社會思想解放的路。於是互相濬發，互相匡正，真理自然日明，世運自然

日進。

倘若拿一個人的學說，做「金科玉律」，範圍一世的人心，無論其人爲今人，爲古人，爲凡人，爲聖人，無論他的學說好不好，總之是將別人的創造力抹殺，將社會的進步勒令停止。須知那人若非經過一番思想，如何能創出這「金科玉律」來。我們既敬重那人，要學那人，第一須學他用思想的方法。他必是將自己的思想，解脫了古代思想和並時思想的束縛，獨立自由的研究，才得立出一家學說。不然，這學說可不算他的了。既然如此，爲甚麼我們不學他這一點，倒反自己束縛自己起來？

一六

亞歷山大

二千餘年前，歐洲馬基頓的國王菲律賓，很歡喜養馬。他

宮裏已經有了幾百匹良馬，還時常派人攜帶重資，四出採訪，因此販馬的商人，都不遠千里到馬基頓來。

一日，來了一個商人，牽着一匹馬。這馬，身高八尺，從頭到尾，足足有一丈多長；披着一身黑毛，豎起兩耳，睜開雙目，四隻馬蹄好像鐵削成的一般。國王仔細看了一遍，心中大喜，回顧左右侍從說道：「這匹馬看去雖很雄壯，但不知道他跑路的力量究竟怎樣。我們何不試一試呢。」說罷，便率領了他們帶着馬到校場上去。

那知道這匹馬看見生人近身，便亂踢，亂咬，亂跳。那些勇猛的戰將，精悍的騎兵，都不能駕馭他。他們不是被馬踢倒，咬傷，便是從馬背上跌了下來。國王回顧左右，竟沒有一人敢再出來嘗試，心中悶悶不樂。忽然身後有人叫道：「父親！讓我再去。」

試試看。』國王回頭一看，只見他的愛子亞歷山大提着馬鞭，縱身而出。這時國王雖極口讚賞兒子的勇敢，暗下卻深恐他爲馬所傷。左右侍從也都怕王子有失，驚惶不已。

只見亞歷山大緩步上前，拿住繮繩，牽轉馬頭，使他對着太陽立着。他只在馬身上輕輕的拍了幾下，忽然縱身一跳，早已安坐鞍上，衆人已自看怔了。又只見那馬鬣毛一豎，尾巴一振，放開四蹄，一溜烟衝出校場，跑得沙起塵揚，彷彿騰雲駕霧而去。一霎時，人和馬都瞧不見了。

衆人嚇得面面相覷，國王也只呆呆的立在那裏，一聲不響，朝他去的方向望着。有幾個侍從，不等國王的命令，立刻拍馬追趕。一個個跑得氣喘神昏，卻不見亞歷山大的蹤跡。停了半晌，只見遠遠的飛來一顆黑星，漸近漸大，一會兒，便塵沙蔽

天，勢如疾風驟雨，迎面而來。衆人定睛看時，那勇敢的少年，已騎着馬回來了。

那匹悍馬，渾身是汗，口吐白沫，長嘶一聲，跑進校場。亞歷山大微微的對衆人一笑，翻身下馬。這時候，轟雷一般的喝采聲，立刻從人叢中爆發出來，幾乎要震破了耳鼓。

一七 喜馬拉亞山之偉觀

喜馬拉亞山有大峯數十，而以額非爾士峯爲之魁，高二萬九千英尺，其東南之坎丁強加峯次之，高二萬八千英尺。

昔有往遊者，夜將晨，乘馬登大吉嶺，東南六里許，太卡希之地，觀日出時，雲氣縹緲，羣山盡黑，忽有紫光一道，自坎丁強加峯頂破空而來，使人目眩，蓋日光自東南地平綫湧出，映照於峯頂而使然也。此時峯之上部，變爲紫色，中部純黑，下部則

浮雲浩蕩，一片蒼白。少頃，日光漸上，上部漸紅，中部漸紫。又頃，紅者變而爲金，紫者變而爲紅。於是全山皆受日光矣。

日光愈上，羣峯悉現，爭曝於朝陽之下。惟遠處尙有一峯，矗立天際，純黑如故。是卽額非爾士峯也。又逾數分時，忽見紫光閃爍，自額非爾士反映於羣峯。羣峯皆深紅，而額非爾士猶純紫，莊嚴偉大，無與比者。——不可謂非世界第一偉觀矣。

一八 口技

揚州有善口技者，嘗爲衆客奏技。於席右設圍屏，獨坐屏後。衆客皆靜聽。俄聞二人途中相遇，敘寒暄，其聲一老一少。老者拉少者至家飲酒，歡暢備至。少者既醉，踉蹌出門，道謝而別。少者履聲蹣跚，約行二里許，卽仆於途。忽有一人過而踏之，大駭，扶起視之，則其相識也。其人遂送之歸家。時街柵已閉。

其人遂呼司柵者啟柵。忽聞一犬迎吠，頃之，數犬齊吠，又頃，益多。犬之老者，少者，遠者，近者，同時並吠，聲一一可辨。

已而聞叩門聲，則又誤入江西人之家。江西人驚起，知其誤也，以鄉音詈之。羣犬又數吠。比至家，其妻應聲出，送者告別而去。妻扶之登牀，醉者索茶，妻烹茶至，則已鼾睡矣。妻遂詈其夫，喃喃不休。頃之，妻亦熟睡，兩人鼾聲並作。

良久，醉者起，大吐，呼妻索茶。妻起取履，則夫已吐穢其中。妻復怒罵，易履而起。此時羣雞亂鳴，其聲各別，無異於犬吠也。俄又聞有老者來，呼醉者曰：『天將明，可以宰豬矣。』老者蓋其父也。醉者乃起，卽聞進火傾水聲，豬被縛聲，磨刀聲，豬被殺聲，出血聲，刮毛裂肉聲，歷歷不爽。既而父呼曰：『天已明，可賣矣。』卽聞肉上案聲，買賣數錢聲——有買豬頭者，有買

臟腑者，有買肉者，紛紛爭鬪不已。

方喧擾間，忽聞撫尺一響，衆聲俱寂。

一九 大力士

清季有大力士曰霍元甲，直隸靜海人也。父恩第，善技擊。其宅中有擊技室，恩第恆教諸子於其中，以元甲幼時多病，不許入。元甲因鑽穴隙窺其父兄之所爲，夜輒入棗園自習焉，十餘年不輟，藝遂成；而人莫知之。

其後拳匪亂作，以殘殺教徒爲事。元甲救護教徒甚衆，人咸服其勇，重其義。元甲之名乃大著。未幾，有俄人至天津售技，其人仰臥地上，手持百磅鐵啞鈴各一，兩足亦挾其一，上承巨板，板上置堅木之案及四雕椅，四人環坐而博，其餘送物給事之人，往來上下，未嘗傾仄。因登報，自署爲『世界第一大力士』。

『且曰：『第二爲英人，第三爲德人。』元甲曰：『我國竟無一人乎？』因請角技。力士聞元甲至，不敢與抗，登報更正而去。

逾數年，英國有大力士者至上海，腹上可承鐵磴重八百斤。能曳摩托車倒行。元甲請與角技。力士將他往，相約以明年三月爲期，並延英人某爲證人。及期，元甲於滬上候之，並爲各國文揚言曰：『我國爲病夫國，我爲病夫國之病夫，願與天下健者決雌雄焉！』然屆期而力士竟不至。

元甲爲人，恭謹質樸，絕無驕佚習氣，且急人之難，勝己之私，譽人之善，如恐不及；恂恂然儒雅人也。年四十三，得疾，就醫於日本某醫院，一日，暴卒。先一日，尙與日人角技，傷其數人云。

二〇 鴻門之會

項羽軍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相去四

十里。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入關，財物無所取，此其志不在小；急擊勿失！」

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夜馳至沛公軍，欲呼張良去，無從沛公俱死。良以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我呼入，我以兄事之！」項伯入，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願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項伯許諾，曰：「明日不可不早自來！」

明日，沛公率百餘騎來至鴻門，謝項王。項王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王爲人不忍，汝入，請舞劍，因擊沛公於坐，殺之；否者，汝等且皆爲所虜！」莊卽入，請舞劍。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

身翼沛公，莊不得擊。

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如何？」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急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衛士止不納，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即與斗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即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於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而大王聽細人之言，欲誅有功之人，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無以

應曰：『坐！』樊噲從良坐。

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張良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沛公脫身與樊噲數人從間道去。度已至軍中，然後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酒，不能辭，謹使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卽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擊而破之，曰：『唉！璧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我等皆爲所虜矣！』

二二 最後一課

這一天早晨，我上學去的時候，已很遲了，心中很怕先生

要罵。況且昨天漢麥先生說過，今天他要考我們的文法，我卻一個字都不記得了。我想到這裏，格外駭怕。心想還是逃學去玩一天罷。你看天氣如此清明溫暖，那邊竹籬上，兩個小鳥兒唱得怪好聽，野外田裏，普魯士的兵士正在操演，我看了幾乎把考文法的這回事都丟在腦後了。幸虧我膽子還小，不敢真個逃學，趕緊跑往學校裏去。

我走到市政廳前，看見那邊圍了一大羣的人，在那裏讀牆上的告示。我心裏暗想，這兩年我們的壞消息——敗仗哪，賠款哪，——都在這裏傳來，今天又不知有什麼壞新聞了。我也無心去打聽，一口氣跑到漢麥先生的學校裏。

平日剛上課的時候，總有很大的響聲——開抽屜關抽屜的聲音，先生鐵戒尺的聲音——種種響聲，街上也常聽見。

我本想趁這一陣亂響裏面混了進去，不料今天我走到的時候，裏面悄悄的一點聲音都沒有。我朝窗口一瞧，只見同班的學生都坐好了，漢麥先生拿著他那塊戒尺，踱來踱去。我沒法，只好硬著頭皮推門進去，臉上怪難爲情的。幸虧先生還沒有說什麼，他瞧見我，但說：「孩子，快坐好！我們已要開講，不等你了。」

我一跳，跳上了我的坐位，心還是拍拍的跳。坐定了，定睛一看，才看出先生今天穿了一件很好看的暗綠袍子，挺硬的襯衫，小小的絲帽，這種衣服，除了行禮給獎的日子，他從不輕易穿的。最可怪的，今天全校都是肅靜無譁；更可怪的，後邊那幾排空椅子上，也坐滿了人——這邊是前任的縣官和郵政局長，那邊是赫叟那老頭子，還有幾位，我卻不認得了。這些人

爲什麼來呢？赫叟那老頭子帶了一本初級文法書，攤在膝頭上，他那副闊邊眼鏡，也放在書上，兩眼睜睜的望著先生。我看這些人都是愁容滿面的，心中正在驚疑。只見先生上了坐位，端端敬敬的開口道：「我的孩子們！這是我最末了的一課書了！昨天柏林有令下來，說：「亞爾薩斯和勞蘭兩省，現在既已割歸普國，從此以後，這兩省的學校，只可教授德國文字，不許再教法文了。」你們的德文先生明天就到，今天是你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

我聽了先生這幾句話，就像受了雷打一般。我這時才明白剛才市政廳牆上的告示，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這就是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我的法文才該打呢！我還沒學法文呢！我難道就不能再學法文了！唉！我這兩年爲什麼不肯好

好的讀書？爲什麼卻去捉鴿子打木球呢？我從前最討厭的
法書，歷史書，今天都變了我的好友了。還有那漢麥先生也要
走了。我真有點捨不得他。他從前那副鐵板板的面孔，厚沈沈
的戒尺，我都忘記了。只是可憐他。原來他因爲這是末了一天
的功課，才穿那身禮服；原來後面空椅子上那些人，也是捨不
得他。我想他們心中，也正在懊悔從前不會好好學法文，不會
多讀些法文書。咳！可憐的很！

我正在癡想，忽聽先生叫我的名字，問我的話。我站起來，
第一個字就回錯了。我那時真羞愧無地，兩手撐住桌子，低了
頭不敢擡起來。只聽得先生說道：「孩子！我也不怪你，你自己
總够受了。天天你們自己騙自己說：『這算什麼？讀書的時候
多着呢。明天再用功還怕來不及麼？』如今呢？你們自己想想

看你總算是一個法國人，連法國的語言文字都不知道……

『先生說到這裏，索性演說起來了。他說我們法國的文字怎麼好，說是天下最美，最明白，最合論理的文字；他說我們應該保存法文，千萬不要忘記了；他說現在我們總算爲人奴隸了，如果我們不忘我們祖國的語言文字，我們還有翻身的日子。』

先生說完了，又翻開書講今天的文法課。說也奇怪，我今天忽變聰明了，先生講的，我句句都懂得。先生也用心細講，就像他恨不得把一生的學問今天都傳給我們。文法講完了，接着就是習字。今天習字的本子也換了。先生自己寫的好字，——寫着「法蘭西、亞爾薩斯、法蘭西、亞爾薩斯」幾個大字——放在桌上，就像一面小小的國旗。同班的人，個個都用心寫字，一點聲息也沒有，但聽得筆尖在紙上颼颼的響。

我一面寫字，一面偷偷的擡頭瞧瞧先生，只見他端坐在上面，動也不動一動，兩眼瞧瞧屋子這邊，又瞧瞧那邊，我心中怪難過。暗想先生在此住了四十年了，他的園子就在學堂門外。這些桌子、凳子，都是他四十年的舊物。他手裏種的胡桃樹也長大了。窗外的朱簾也爬上屋頂了。如今他這一把年紀，明天就要離開此地了。我彷彿聽見樓上有人走動，想是先生的老妹子在那邊收拾箱籠，我心中真替他難受。

先生卻能硬着心腸，把一天的功課一一做去。寫完了字，又教了一課歷史。歷史完了，便是那班幼稚生的拼音。坐在後面的那赫叟老頭子，戴上了眼鏡，也跟着他們拼那 *ba, be, bi, bo, bu, (u, y, ㄅ, ㄆ, ㄇ, ㄏ, ㄏ, ㄏ, ㄏ, ㄏ, ㄏ)* 我聽見他的聲音都哽咽住了，很像哭聲。我聽了又好笑，又要替他哭。這一回事——這

末了一天的功課——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

忽然禮拜堂的鐘敲了十二響，遠遠的聽得喇叭聲，普魯士的兵操演回來，踏踏踏踏的走過我們的學校。漢麥先生立起身來，面色都變了，開口道：『我的朋友們！我……我……』先生的喉嚨哽住了，不能再說下去。他走下座，取了一條粉筆，在黑板上用力寫着幾個字——就是「法蘭西萬歲」。他回過頭來，擺一擺手，好像說：『散學了，你們去罷！』

二二 甘地

現在距離英國吞併印度之日，已有四五十年，三萬萬印度民族，俯首帖耳於英國監督之下，似乎不致死灰復燃，再有反抗的舉動。但是近來他們竟合全力和英人爲難了。要曉得這一段歷史，須先要曉得印度有一個著名的人——名字就

叫做甘地。

甘地自幼有大志，性情剛直。他生於富貴之家，卻無富貴子弟的惡習。因為他母親教訓他極嚴；他又確能受母親的感化，他往倫敦學法律時，他母親叮囑他戒絕煙酒，不近婦人，他便遵守母命，始終不變。

他生活非常儉約，戴着一頂粗布帽，穿着一套粗布衣服；每日只喫些糙米飯，喝些清水；晚間睡在地上，不用牀鋪。他的妻子也很賢德，竟能和他一樣受苦。

他在印度充當律師，對於農民和工人所受的一切待遇，很為關心，每不惜犧牲自己，去援救他們。那時英政府對於印度人在非洲作工經商的，取締頗嚴——徵收他們的重稅，限制他們的選舉權。限制他們居住遷徙的自由；而且因為印

度人的風俗習慣等，和英人不同，有時連英人的旅館食店也都拒絕他們。甘地旅行到南非洲，見此情形，便組織一個印度協會，叫印度人自相團結，自相救助，他並且竭力和英政府交涉，懇請改善待遇。

後來南非洲土人因爲反抗英人，發生了很劇烈的戰爭，傷殘的無人療治，死亡的無人殯殮。甘地卻不怨恨英人，也不鄙棄土人，招集了些印度人，組織了一個一千人的救護隊，在槍林彈雨之中，掩埋屍骨，救護傷兵，成績卓著。於是英人才尊敬甘地，知道他是一個能犧牲自己，幫助他人的豪傑；就是對於印度人也不似從前那樣蔑視了。

未幾，英政府在南非洲頒布了一種法令，要印度人重行註冊。印度人以爲實行這種法令，不久將有被驅逐出境的危

險，非力爭不可；於是羣起反對。甘地因爲不肯重行註冊，被法庭判決限四十八小時出境。他承受了這種判決，卻毫不抵抗，到了四十八小時，並不出境，居然自己跑向監獄裏來了。英政府因爲事出意外，非常錯愕，且深恐因此激成變亂，就重和甘地談判，允將前議取消。

甘地出獄以後，英政府取消註冊之事尙未實行，印度人便一齊燒毀了註冊的憑證，表示和英政府反抗的決心，並且宣言人人都願入獄。英政府見他們聲勢洶洶，便取消了那註冊法令。但是他們因爲繼續要求豁免重稅，用罷工的手段和英政府作戰，卻被英政府所拘禁。那時被捕的，甘地和他指揮的羣衆，共有二千多人。

到了明年，他們的目的竟達到了，英國國會議決，豁免了

這種重稅。從此印度人在南非洲的地位，幾和英人一樣。甘地在南非洲二十二年，赤手空拳，毫無憑藉，居然做出這樣的成績，儘可以自慰了。他於是再回到印度，進行他的援助民衆的事業。他臨行時，對歡送的印度人演說道：『……我並不仇視英政府，因為藉此適足以膠固我們的愛和同情……』於此可知他心地的和平了。

甘地日夜希望印度人民有自治的全權。他相信要享自治的權利，必須先盡國民的責任。當歐戰發生以後，他竭力勸導同胞赴歐洲助戰，以爲如此英政府必定允許他們的請求了。但是歐戰告終，英政府對於印度自治的這件事，還在鄭重考慮，未見實行。這時候甘地耐不住了，於是乎拋棄他平日和平的主張，而採用激烈的手段。

一九一九年，甘地宣告印度人民對於英政府開始施行「不合作運動」——凡是充議員官吏的一律辭職；當兵的一律退伍；租稅一律不繳。這種運動，瀰漫了全印度，如火燎原，不可遏止。

後來英國的印度總督易人，新任總督竟下辣手，捉拿這一位「不合作主義」的首創者。當法庭審訊他的時候，到會旁聽的擁擠得和人山人海一般。甘地陳述供詞，慷慨激昂，聽者無不動容。最後法庭判決他處六年徒刑，不作苦工。——甘地也便安心樂意的再過他的囹圄生活。

二三

我們的責任

節錄梁啟超近著第一輯

我們不是把自己的國家弄到富強便算了，要知道我們對於國家，更有個絕大責任橫在前途。甚麼責任呢？就是拿西

洋的文明，來擴充我國的文明，又拿我國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

我在巴黎會着大哲學家蒲陀羅。他對我說道：「一國國民最要緊的事，是把本國文化發揮光大，好像子孫襲了祖宗的遺產，就要保住他。而且使他發生功用，就是很淺薄的文明，發揮出來，也有相當的價值。因為他總有他的特質，把他的特質和別人的特質化合，自然會產出第三種更好的特質來。你們中國，着實可愛可敬。我們祖宗裹塊鹿皮，拿把石刀，在林野間打獵的時候，你們已不知出了多少哲人了。我近來讀些譯本的中國哲學書，總覺得他精深博大，可惜老了，不能學中國文。我望中國人，總不要失掉這分家當才好。」

我聽了他這番話，覺得頓時有幾百斤重的擔子加在我

肩上。又有一回，和幾位社會黨名士閒談。我說起孔子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不患寡而患不均」，跟着又講到「井田制度」，又講些墨子的「兼愛」，「非攻」，他們都跳起來說道：「你們家裏有這些寶貝，卻藏起來不分點給我們，真是對不起人啊！」我想我們若再不努力，還穀不上說對不起外人，先自對不起祖宗啊。

二四 羅敷

羅敷，邯鄲秦氏女，邑人千乘王仁妻也。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采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焉。置酒欲奪之。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趙王乃止。其歌曰：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
羅敷喜蠶桑，采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系，桂枝爲籠鉤。頭上

倭墮髻，耳中明月珠；湘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

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幘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歸來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

「羅敷年幾何？」

「二十尙不足，十五頗有餘。」

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

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素

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

「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

人潔白皙，鬢鬢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二五 上山採靡蕪

上山採靡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
 「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
 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
 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二六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
 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生者且儉生，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更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 ※ ※ ※ ※ ※ ※

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終)

教寫信的老師！

雪英說：「叔叔！我不會寫信，請您教我。」叔叔說：「雪英！教你寫信的老師，中華書局很多，你要幾位，就請幾位；並且可以永久教你；我現在先給你十位老師的姓名，你自己去請罷！」

師	老	的	信	寫	友	朋	小	教	書
白話	通	詳	註	註	註	註	白話	中華	信
華商	用	註	註	註	註	註	中華	初	構
業業	婦	註	註	註	註	註	學	等	造
尺尺	女	註	註	註	註	註	生	尺	法
牘牘	子	註	註	註	註	註	牘	牘	
全全	尺	註	註	註	註	註	全全	全全	
三三	牘	註	註	註	註	註	一	一	
册册	全	註	註	註	註	註	二	二	
三三	二	註	註	註	註	註	角	角	
角角	角	註	註	註	註	註			
	半	註	註	註	註	註			
	角	註	註	註	註	註			
	角	註	註	註	註	註			
	角	註	註	註	註	註			

兒半(12)

NEW EDUCATIONAL SYSTEM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 READERS
FOR HIGHER PRIMARY SCHOOLS
CHUNG HWA BOOK COMPANY LTD.

民國十二年七月八日發行

新小學國語讀本(全四冊)

教科書定價銀一角二分(外埠加郵費)

編者 黎錦暉 陸費達

校者 戴克敦 金兆梓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上海安寺路一九二號

總發行所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保定 石家莊 滄口

濟南 東昌 煙台 太原 開封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中 華 書 局

武昌 沙市 長沙 衡州 常德

成都 重慶 瀘州 貴陽 廣州

汕頭 廈門 福州 長春 新加坡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三一八〇)

130

349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name, appearing as a large, stylized scribble.

